

破茧而飞

国企改革 历经风雨

一个企业家锐意改革的故事

李祝尧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
改革开放
三十年
丛书

中国
改革开放
三十年
丛书

破茧而飞

国企改制 历经风雨
一个企业家锐意改革的故事

李祝尧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破茧而飞/李祝尧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97 - 1

I. 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659 号

破茧而飞

作者: 李祝尧

责任编辑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30.75 插页: 4

版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97 - 1

定价: 3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李祝尧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衡水市文联副主席。曾在党委机关工作30年，并兼任衡水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9年。1992年11月弃政从文。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追求》，报告文学集《感动今天》，长篇小说《村夫情》、《枝叶情》、《世道》、《班子问题》、《逆风而行》、《爱是一种痛》等多部。其中，《村夫情》获“河北省建党70周年党魂奖”、《世道》获河北省第六届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改编并拍摄电视连续剧《光辉年代》、《爱是一种痛》两部。

暗 不

目 录

上 部

第一章	临危受命	3
第二章	整 治	26
第三章	精 简	47
第四章	阴 风	71
第五章	兼 并	88
第六章	忠孝难全	102
第七章	股份改造	114
第八章	找 碴 儿	138
第九章	天飞横祸	150
第十章	乘虚而入	161
第十一章	突 审	166
第十二章	空穴来风	171
第十三章	周 旋	179
第十四章	祸不单行	193
第十五章	云消雾散	205

下 部

第十六章	分 歧	215
第十七章	有意无意	226
第十八章	梦 想	233
第十九章	拉 拢	239
第二十章	改制启动	253
第二十一章	各打算盘	270
第二十二章	人心散了	282
第二十三章	密 谋	291
第二十四章	核 销	297
第二十五章	停 电	312
第二十六章	除夕之夜	327
第二十七章	贪 心	347
第二十八章	评 估	364
第二十九章	最后的晚餐	378
第三十章	露 馅	395
第三十一章	奸 计	407
第三十二章	要 挟	427
第三十三章	狠 毒	433
第三十四章	先礼后兵	448
第三十五章	对 峙	465
第三十六章	柳暗花明	478

破
面
飛

上部

第一章 临危受命

1

冀中平原乍暖还寒,但终究是春天了。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,令人向往,令人畅想。

高鹏的春蕾日化厂研究出了一种名为“醉人露”的新香水,上个月刚刚投放市场。他想深入下去进行一番实地考察,听听各个年龄段顾客的反映,然后决定这香水的生产规模,于是就和市场科科长钱旺开着车去了南方。

左丽娟做了个噩梦,一激灵坐起来,屋里还黑洞洞的。她再也睡不着了。头走时他说十天准能回来,现在都半月了,还没有踪影。是考察出了问题,还是生病了?也不往回打个电话。别人当厂长只是动动嘴,支派支派,他却要事必躬亲,身体力行。成天忙得脚手不闲,家里的事什么也帮不上,公公婆婆全靠她管,吃喝拉撒,洗洗涮涮,烦人不烦人!

她想着想着,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。一阵电话铃响把她吵醒,睁开眼天已大亮。她以为是高鹏打来的,赶紧起床跑着去接,不料是个女人的声音,急切地问:“高鹏回来了吗?”

这个女人她熟悉,叫周兰雅,是市经贸委主任。昨天她就来过两次电话,问高鹏回来了没有。今天还没有上班就打电话,不禁嘀咕起来,有什么急事啊,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高鹏?他俩在大学是恋人,是不是旧情复发,如此迫不及待。想到这里,她醋意大发,没好气地扔出一句,“他死

在外面了!”

她刚把电话摔下,又笃笃响起来,一接还是周兰雅。她不想理她,又怕有事,就问:“找他有事吗?”

“有急事。他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我哪儿知道呀,事急打他的手机呀!”

“他的手机一直关着。”

高鹏是个干事专一的人,出差时手机一直关着。可她依然让她打手机。想用这样的方式戏弄这位经贸委主任,以排遣她的醋意,也算个小小的报复吧。

“高鹏回来,让他立马找我。”

“什么事呀这么急,可以告诉我吗?”

周兰雅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左丽娟又嘀咕起来,这个女人有事不说,神秘兮兮的,肯定有鬼!

两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,高鹏和钱旺开着厂里那辆破桑塔纳,昼夜兼程地奔驰在返程的高速公路上。两个人轮换着开车,渴了喝口纯净水,饿了在路边小店吃点油条,困了就在车上迷糊一会儿。他确实病了,不仅胃病犯了,一阵一阵地疼,嘴上也起了一圈儿燎泡,嗓子疼得刀拉似的。昨天,钱旺就劝他去医院看看,他怕耽误时间,硬撑着往回赶,到家已经大天亮了。

左丽娟正在屋里没好气,见高鹏风尘仆仆地带着一身疲惫回来了,并没有表现出高兴,反而耷拉着脸抢白了一句:“你还回来呀!”

“为了往回赶,俺俩一夜没停车,你也不问吃饭没有,当头就这么一句!”高鹏不满地回了她一句。

“你那相好的找你好几回了。”左丽娟阴沉着脸扔下这么一句,便到厨房做饭去了。

“什么相好的?”高鹏白她一眼,“谁找我呀?”

“还能有谁，周兰雅呗！”

“她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俩的事，她怎么会告诉我！”

两口子正吃着早饭，电话又响了。左丽娟给他努努嘴儿，“去接吧，准是她，她想你都想疯了！”

高鹏狠狠瞪了妻子一眼，放下饭碗，去接电话，果然是周兰雅。一开口她就责备他：“怎么搞的？怎么也不回来了！”

“周主任，这次考察收获太大了！”高鹏掩饰不住喜悦。

“我不想听你的考察，上班后马上来找我。”

左丽娟醋意地冲他撇撇嘴，“我没说错吧，她等急了。”

高鹏不满地白她一眼，对周兰雅说：“周主任，我刚到家，你横是叫我喘口气啊！”

“真的有急事，上班马上过来！”

高鹏求饶道：“周主任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今天上午，我在厂里安排了个会……”

“没上班你就安排会了？”周兰雅以为他在撒谎。

“昨天晚上，我就给厂里打电话安排了。”

“把你的事先放一放，马上过来！”周兰雅的口气简直是命令，不容商量。

“她早就等不及了，快去吧。”左丽娟插了这么一嘴。

“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！”高鹏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，瞅了一眼墙上的钟表，扭头就走。

左丽娟喊住他，“你横是把饭吃完呀！”

高鹏好像没听见，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市经贸委，在路上还在琢磨，什么事呀这么急？

2

高鹏满脑子都是“醉人露”扩产的事。从市场考察的情况看，这个新

产品很受顾客欢迎,不仅青年人欢迎,就是中老年人也喜欢,市场潜力很大,完全可以扩产。至于扩多么大规模,领导班子还要认真研究。为了争取时间,昨晚往回赶的时候,他就安排了会议,没想到周主任有急事找他,只好把厂里的会推迟一下,去找经贸委主任周兰雅。

高鹏走进周兰雅的办公室,副主任陈展志也在。她笑着抱怨说:“高鹏,你叫我们等得好苦啊!”

“为了摸准市场情况,我们就多跑了几个省、市。”高鹏兴致勃勃地说,“现在看,醉人露这个产品很有前途,值得扩大生产。”

“先不说你的醉人露。”周兰雅向他做了个阻止说下去的动作,“我向你宣布一项重要决定。”

高鹏见周主任一脸庄重,便把话头打住,反问:“什么决定?”

陈展志插嘴说:“因为事情紧急,你又不在家,这事也就没有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
“有什么事就快说吧,别兜圈子了。”

“好!”周兰雅见他如此爽快,便说,“领导想调动一下你的工作,希望你服从领导的决定,就不要讨价还价讲条件了。”

“让我去干什么?”高鹏不由得问了一句。

“让你到市化肥厂当厂长。”周兰雅郑重地说,“这是经贸委党组研究决定、市长办公会决定的。”

高鹏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立马涨大了,呆若木鸡地愣在那里。这事来得太突然了,他做梦都没想到。

陈展志见高鹏不言语,笑笑说:“高厂长没想到吧?我们也是无奈。化肥厂已经半年没有给职工发工资了,前几天近百人又到市政府去闹。方健市长指示,为了社会安定,必须马上调整化肥厂的领导班子。我们研究过几次,也确定过几个人,可谁都不敢去接这个烂摊子,最后才决定让你去。”

“春蕾日化厂怎么办?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,来之不易啊!我刚刚考

察市场回来，醉人露市场前景很好，马上准备扩产。这当口我怎么能拾屁股就走呢！”高鹏那火热的心像泼了一盆冷水，真的着急了。

“高鹏，你把春蕾日化这个严重亏损企业变成利税大户，确实不易。我们也不愿意把你从春蕾日化调走。可化肥厂磨扇压着手呢，你去救急吧。”周兰雅恳切地说，“再说，这是方市长点名让你去的，他特别欣赏你的开拓精神。”

“把你调走，我们也怕春蕾日化受影响。可化肥厂的问题不容再拖了，也就顾不了那么多。”陈展志说，“何况你在那里已经培养了个坚强的班子，就不要说啥了。”

经贸委两位主任说得这么恳切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甬说为了工作，就凭他和周兰雅的关系，也得支持她的工作，不能驳她的面子，何况是市长办公会定的啊！只是觉得化肥厂太棘手了。甬说别的，就朱业晟就很难相处。朱业晟是常务副厂长，野心很大。因为他和副市长艾河山沾点亲戚，觉着有人给他撑腰，就不把厂长李克己放在眼里，挤对得他根本没法干。他早就想当厂长，自己去顶他的位子，能干好吗？他把这个担心告诉了两位主任。

周兰雅说：“既然这样定了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。相信你能搞好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我只好服从。”高鹏认真想了一下说，“但我有个要求。”

“有什么要求说吧，我们会支持你的。”周兰雅说得十分爽快。

“我想晚去几天，把日化厂醉人露扩产的事定下来。”

这个要求并不意外，周兰雅依然嘍起了牙花。方市长一再叮嘱，高鹏一回来，叫他马上去化肥厂上任，所以不能答应他的要求。她说：“既然领导让你马上过去，就不要拖了。你回去把日化厂的事安排一下，明天就去化肥厂上任吧。”

高鹏不再推诿。他想了想说：“二位主任，你们就忍心叫我这样赤手空拳地去上阵吗？”

“想要什么条件尽管说。”周兰雅转达方市长的意见，“只要肯去，全力

支持你。”

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领导帮我解决点实际问题吧。”

“有啥要求直说。”

高鹏知道经贸委没钱，就说：“我直接向艾市长提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艾河山是主管国有企业的副市长，也是周兰雅的爱人，她就一口答应了。

周兰雅回到家里，把这事告诉艾河山，并说：“高鹏答应到化肥厂去，就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。你一定要帮他一把，这个烂摊子真不好接哟！”

“看看，他还没去，你就心疼了。”艾河山见周兰雅又在为高鹏说话，心里不由得升腾起一股醋意。

周兰雅瞪他一眼，“胡说什么呀！”

艾河山吃醋是有道理的。在大学，周兰雅跟高鹏是同系同年级的同学，两人都是学习尖子，又都在班里当着干部，大二时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恋人。周兰雅是县委副书记的女儿，高鹏却是一个普通老兵的儿子。周兰雅的父亲不同意她嫁给这个山民的儿子，高鹏的老爸也劝他不要高攀。毕业后，周兰雅留在了市政府机关，高鹏却回了本县。老爸不给他求人走后门，希望儿子靠自己的本事闯荡，结果分配到一个偏远乡的企业。从此，他再也没有跟周兰雅联系，中断了两人的关系。周兰雅反对父亲的门第观念，直到二十八岁还没有婚嫁。那年正巧艾河山的爱人出车祸死了。当时他在市委办公室综合科当科长，有人便给他俩牵线。周兰雅觉得艾河山的形象还可以，工作也不错，虽不是自己的意中人，就想谈谈，毕竟自己年龄也不小了。艾河山觉得周兰雅不太漂亮，但朴素大方，泼辣能干。他更看中她爸的职务。如果成了市委副书记的乘龙快婿，提拔肯定没有问题。于是，他下决心追她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穷追猛打，终于攀上了这门高亲。

结婚不到一周，周兰雅便在大街上碰上了高鹏。高鹏紧躲慢躲还是让周兰雅追上了。她生气地责问高鹏：“我写了那么多信，你为什么一封

不回？”高鹏苦涩地摇摇头说：“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回信还有什么意义呢。”当她知道高鹏在一个偏远的乡办企业工作时，更为他打抱不平，硬是哭闹着让爸爸把他调到市里。本想安排他在市工业局，他却硬要到基层锻炼，于是安排在工厂里。从此，两人工作在一个城市，来往也就多了起来。艾河山虽然吃醋，但这是同学间的往来，又多是为了工作，不便过多干涉，只是心里觉得别扭。在岳父大人的关照下，他的职位一升再升，高鹏却一直在厂里工作。尽管干得不错，也是一名不文的普通职员，而且在自己的领导之下，心里那块疙瘩也就慢慢融化。高鹏的扎实工作赢得了领导信任，科研成果显示了他的才能，后来又在《经济导刊》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企业改革的论著，对企业改革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意见，得到了领导的好评，职务从科长直升到厂长。厂长的职务给了他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，大显身手，艾河山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了。最近化肥厂连续闹事，他也想把高鹏调去，也知道他能干好，又怕他名声大震，也就没有提他。不料方市长看上了高鹏，他也不好说啥。现在高鹏要找他谈，肯定是有求于他。他问兰雅：“他想跟我谈什么呢？”

“化肥厂的情况你知道，他可能让你具体帮他，你要支持他。”

艾河山瞥了周兰雅一眼说：“只要他不抄我的后路，我会支持他的。”

周兰雅见他说出这样的话，不满地瞪他一眼，“看你这小心眼子，还想当常务副市长呢！”

3

高鹏在春蕾日化厂忙活了整整一天，晚上又陪两个客户吃饭，看看表已经十点多了。他忽地想起去看看老爸老娘。

他最惦记的就是这两位老人。老爸是解放战争中南下的老八路，三十多岁才娶了娘这个农家女。爸爸在外地工作，母亲在农村把他和弟弟高飞拉扯大。如今父母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，别看老娘比老爸年轻八岁，身体却一直不好。去年她得了脑血栓，瘫痪在床，今年又添了心血管的毛

病，必须常年服药。老爸南征北战了半辈子，累了个哮喘的病根儿，一走路、一上楼，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到了冬天，夜里就睡不好觉。现在他离休在家，还得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儿。高鹏出差半月，不知弟弟对两位老人照顾得怎么样。在孝敬父母上，他从来不依靠弟弟。自己是哥，应该给弟弟作出榜样，为爸妈多操些心。自己成天瞎忙，妻子脾气又不好，对待老人不怎么样，他不能不惦记。

来到老爸门前，他摁响了门铃，却不见里面有动静，便大声喊，仍没人搭腔，就使劲擂门子。这才听见屋里传来一声沙哑的问话：“谁呀？”听声音像是老爸刚醒。他应一声“是我”，又怕老爸着急，叮嘱说：“爸，别着急，慢点儿，别摔着。”

高鹏在门外耐心地等着，隐约听见老娘在抱怨：“这是谁呀？天都啥时辰了！”他后悔不该来这么晚，不该打扰老人睡觉，可明天要到化肥厂上任。再说，已经把老人叫醒了，就耐心等吧。不一会儿，听老爸踢踢踏踏地来开门，就喊了一声：“爸！”老人耳背听不准，走到门口儿，不放心地问：“是高鹏吧？”“是，是我，爸。”老人这才开了门。

进到屋来，老爸上下打量着他，疑惑地问：“你出差刚回来？”

“今天早晨到的家，一回来就忙上了，现在刚完事。”

“这回出差好长呀，你娘天天念叨你。”老爸说着，便来到了卧室。老娘仄身躺在床上，动弹不得，一张嘴就抱怨：“鹏儿呀，你怎么也不来看我了？有一年了吧？”

他觉得愧对老人，非常内疚，忙凑到老娘跟前，握住那干瘦如柴、青筋突暴的手说：“娘，没一年，才半月，我不是告诉你出差了吗？刚回来。”

老娘扑簌簌掉起眼泪儿，“娘好想你，天天跟你爸念叨，鹏儿怎么不来看咱呢，是不是不管咱们了？……”老人说着，又抹起眼泪。

高鹏心里像刀子剐，忙安慰说：“娘，对不起，为儿不孝。”

老娘又说：“鹏儿啊，娘没几天活头了，守娘两天行吗？”

老爸批评老伴儿，“你真是老糊涂了，这要求不切实际。你又没事，孩

子哪能成天守着你!”转脸对儿子说:“鹏儿,这几天你娘身子不大好,就胡思乱想,天天念叨你。其实,家里没什么事,你去忙吧,不用惦记家里。”

高鹏顺便问了一句:“高飞和玉琢常来吗?”

一提高飞,老爸的气便不打一处来,骂道:“这小子根本不务正业,成天下馆子,泡舞厅,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,两口子成天干架。甭说管俺,不叫俺生气就烧高香了!”

高鹏怕老爸生气,不再提高飞的事,跟爸去客厅说话。老爸听说醉人露香水市场前景广阔,高兴得咧着没牙的大嘴说:“鹏儿,你跑腾这半月值!好好干吧,给老子争脸。”

爷儿俩投脾气,聊到半夜才向老人告别。临走,老娘嘱咐说:“鹏儿,给你爸买二斤蜜,这几天咳嗽得厉害了。”高鹏这才发觉自己是空着手来的。他狠狠擂了一下脑袋,“真是忙昏头了!”

他怀着同样愧疚的心,回到自己的家,生怕搅了妻子的觉,开门蹑手蹑脚的。不料左丽娟还在客厅看电视,见他才回来,像点燃一挂鞭炮似的责备起来:“高鹏,你还要这个家吗?一出差就是半月,连个电话也不打。回来了也不着家,哪个厂长像你这样呀!”

高鹏知道欠家里太多,赶紧作检讨:“丽娟,实在对不起。”

“光道歉不改有什么用!”左丽娟生气地说,“晚饭我等你回来吃,你看都啥时辰了?”

“我去看了看咱爸咱娘。”

左丽娟窝在心里的火气儿没出完,仍阴沉着脸挖苦着:“高鹏,不想要这个家就明说,别这么折磨我!”

“我不是忙嘛!”

“忙、忙、忙!甭拿这当借口。咱市里也不光你自个儿当厂长,人家谁不顾家?”

高鹏忽地想起调化肥厂的事。到了化肥厂会更忙,更顾不上管家了。工作上的事,一般他不跟妻子说。但这事必须说,求得她的理解和支持。